

20 /

合肥文史资料

第七辑

9 / 3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合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

合肥文史资料

第七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合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

责任编辑 周海平

合肥文史资料·第七辑

合肥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辑出版发行

安徽大学印刷装订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 6.5印张 130千字

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000册

书号：皖非正式出版字A·1—111

定价：2.80元

目 录

抗战爆发后安徽省政府人事更迭内幕·····	张义纯 (1)
桂系控制下的安徽省政府人事室·····	刘逸民 (31)
段芝贵效忠袁世凯小记·····	袁家宾 于培文 (39)
刘文潮任合肥县长二三事·····	起 舞 (48)
总前委选址瑶岗是曾希圣推荐的·····	蒋先功 (52)
护送少奇同志去延安·····	代英口述 玉荣 开延整理 (54)
我参加接待美军飞行员的回忆·····	洪莘农 (57)
美籍合肥三名人·····	刘常华 (59)
解放前的合肥中小学教育·····	蔡郁文 (67)
驱逐杨廉学潮始末·····	王道平 (80)
倒李救乡的前前后后·····	郭超 韩超伦 (86)
忆反击青年军的一次学潮·····	周海平 (97)
对合肥县长隆武功贪污案的回忆·····	龚嘘云 (101)
隆武功贪污案件审理见闻·····	何 同 (103)
淮西地区抗日斗争片断·····	董皖白 (107)
张洼歼敌记·····	钱玉柱口述 章涛整理 (115)
长岗店痛歼日军·····	和耿 凤余 试宏 天凤 (117)
丰乐地区的人民抗日自卫军·····	唐正薰 (122)

- 罪恶累累的汉奸夏绩三……………公锦 荣和 (125)
- 津浦路西造票室创建始末……………李济生 (129)
- 淮南矿路的开发与修建……………钟敏政 (132)
- 国民党首届合肥县党部的建立与解体……………万选初 (140)
- 国民党合肥县党部梗概……………沈友信 (143)
- 合肥的旧警察机构……………怀 谷 (154)
- 合肥地区被取缔的反动会道门……………沈友信 (163)
- 佛教在合肥……………劳章 步萧 胜海 (178)
- 基督教在合肥……………陈毅华 (184)
- 补白 范鸿仙与“民国三报”(30) 蒋介石到合肥(47)
- 郭沫若赞丁宁词(51) 龚衡军不奉烟茶(53) 抗战中
英勇献身的两位合肥籍飞行员(85) 合肥三塔(96)
- 关于李鸿章的姓(106) 有姓无名的人民代表(116)
- 卫立煌归来以后(121) 倒七戏出国代国歌(153) 郭
晓舞舍身爱民(162) 近、现代史上两个王天培(183)

抗战爆发后安徽省政府 人事更迭内幕

张义纯

我已年逾五旬。解放前曾长期在军队中服务。一度当过安徽省主席，但和我军队生活相比，不及十分之一。现撰写这一纪闻，详于军事，略于政治，是在所难免的。本文的主要内容，是自抗日战争直至皖境全面解放，有关安徽的政治、军事见闻，特别是有关省政府人事更迭的内幕。唯力求真实，不计繁芜。

安徽省治原在安庆。1937年冬抗日战争发生后，由安庆迁至六安。日军进攻武汉时，又迁往金家寨。1945年9月日本投降，抗战胜利后，省会又改设合肥。及至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，又于1948年底迁往安庆。不久又迁往皖南休宁县所属屯溪镇。今以省政府几度迁治为纲及其人事更迭内幕，分为五个时期叙述。

一、省治在六安时期

自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以来，主治安徽的多为外省人，他们的亲信无处安排，便纷纷安置到安徽。皖省好象一只火腿当礼物送人一样；来者多怀“五日京兆”之心，只有搜刮，从无建设，那里说得上为人民谋幸福。省治在安庆时，蒋作宾充任主席，及抗日战争爆发，因安庆临江，不易防守，遂将省政府迁往六安，蒋即离去。省政府亦随之改组。

上海抗战开始，广西军队动员编组，陆续开往徐州、蚌埠一带参加抗战。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，安徽属于五战区管辖，中央即以李宗仁兼任安徽省主席。其时我任第48军副军长，由上海抗战转至浙江於潜县，奉李宗仁电召往徐州，告以安徽省政府改组，拟以我担任民政厅长，代理主席职务，同时第48军军长韦云淞调任第31军军长，发表我继任48军军长。我当时以军人为天职，愿领导军队继续抗战，不愿从事政治工作，故对主持安徽省政表示辞谢。李坚持不可，又称他是兼任主席，须常住徐州，指挥大军作战，省政完全付托于我。1938年2月李宗仁与我同在六安宣布就职。

当时省政府只作局部改组，仅民政厅和秘书长有所更动。章乃器随同李宗仁来六安，被任为省政府委员，又因原秘书长辞职，遂派章代理秘书长，我以民政厅长代理主席，财政厅长杨绵仲，教育厅长杨廉，建设厅长刘貽燕。省府会议认为，皖南划归第三战区，因有长江阻隔，遂决议设立皖南行署，并派省府委员戴戟任行署主任。皖省计有63县（皖北40县，皖南23县），当时除已沦陷的县份外，尚有三分之二县份在省政府管辖之下，政令尚可通行。战时情况与平时不同，文弱县长都不能胜任，亦有自动辞职者，省府作了重新调整。

抗日战起，各党派纷起活动，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，它们多以本身利益为前提，于是利害冲突，互相排斥，明争暗斗，吵闹不休。居中应付，煞费苦心。李宗仁以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。在安徽境内，广西军队还有两位集团军总司令，对于政治上也各怀野心。一位是11集团军总司令李品

仙，住寿县；一位是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，住合肥。最明显的是李品仙，当安徽省府改组时，曾公开要求作省政府委员代理主席，李宗仁、白崇禧因我是皖人，人地相宜，便于发动民众配合军队作战，故调我为民政厅长代理主席，这亦是省政前途困难的重要因素，我就职后方明悉其内幕。但既就职，只好不怕困难努力任事。

第五战区，为发动民众配合军队抗战，曾在徐州组织一个动员委员会。皖省府改组后，李宗仁即在六安组成一个安徽动员委员会，委员人选是来自多方面，各党派均有代表参加。第一次委员会议，推举我为主任委员，并由我就委员中推出一位当秘书，我即推定章乃器为秘书，其他如常恒芳、光明甫、陈子修、朱蕴山、朱子帆等都是委员。从此便与省党部（多是CC派分子）形成对立，我在其中只有坚持不偏不倚的态度，在表面上尚能相安无事。

安徽省政府，原为抗战才改组，随着战事的发展，设施了许多“新政”。首先是军政干部人员的开始训练，因此即在六安北大营设立一所军政基层干部人员训练班，分期训练。参加受训的军事干部，多是保安团队的初级干部和军士，政治干部多是青年学生，训练期满派当乡村干部。每期参训人数约3000人，我兼班主任，每日早操亲自参加，省政府各部门的行政人员也一律施行军训，一切行动都是军事化。这样行政人员，亦能振作精神，办事效率提高。故当时省政府在六安时期，不似以前那样萎靡不振。

安徽保安处，原辖有保安团6个团。在上海战事紧张时，前线士兵伤亡众多，奉中央电令，以安徽保安团全部开沪补充前线缺额，以后我复由各县地方自卫队中抽选士兵，补足保

安团队，以加强实力，配合在皖国民革命军抗战。在抗战期中，保安团队官兵尚能奋勇作战，多有伤亡。

省政府改组后，不久即奉国民党中央命令，成立安徽军管区司令部，办理兵役事宜，由省主席兼任司令，我为副司令。司令部成立后，即筹设兵役人员训练班，训练干部从事兵役业务，此为抗日时期安徽设立征兵机构的开始。以后因管理不善，弊窦丛生，滋事扰民，莫此为甚，这是在剥削统治阶级制度下本质的必然暴露。

随着抗战俱来的困难不一而足，津浦铁路南段在皖境内者，多被日军侵占，无家可归的难民，纷纷向省政府所在地六安奔集。民政厅乃在六安设立难民收容所，办理收容事宜。以后难民越来越多，遂分散安置于各乡村，儿童则交中央在六安设立的保育院教养，并陆续向后方输送。有一次输送难童大卡车，在湘桂交界处过渡黄沙河，司机失慎，连车带人翻坠水中，全车儿童同罹惨劫，迄今思之，犹有余痛。其时敌寇在沦陷区域，多劫取青年壮丁，训练为伪军，向我进犯。我方为争取青年，派专员前往沦陷区，设站收容，转送六安，分别安置，如系知识青年，则免费送入学校就学，此项工作，我始终坚持到底。我当时认为沦陷区青年遭遇不幸，国破家亡，若能多所救护，设法培育，使在长期抗战期间，得以成长壮大，就是为中华民族多保留一些元气。故在当时苏、鲁两省前来的男女青年及难民，我们都是不分畛域，一样收容。

在抗战中收容无家可归的难民，是当时省政府一项重要工作。惟沦陷区的老百姓，热爱故乡，痛恨敌人，离乡背井，还是依依不舍。在抗战时，如救护伤兵，供给情报等工

作，多是民众自愿担任，尤其是沦陷区的居民，被迫除向敌伪方面缴纳各种苛捐杂税外，还要承担我方应征的税赋，他们的爱国热情，至今使人怀念不已。

抗战形势愈逼愈紧，省政府施政纲领，须以政治配合军事，一切以抗战为前提，军事为第一。我就职之后，即驰驱于皖北颍、亳、寿一带，发动武装民众，抵御侵略军，以配合正规军抗战。皖北各县素有淮上健儿之称，我曾以“武装淮上健儿，打倒日本强盗”为主题，长达万余言，向群众演讲，听众颇受感动。省政府派员分赴各县，进行抗日宣传达三个月之久，组织武装民众，始粗具规模。按皖北各县民风强悍，抗日情绪高涨，编成10万武装亦意中事，惟民生憔悴，饷糈不易供给，我当时斟酌情况，除各县原有自卫队外，大县编组一个大队（含三个中队），中县编组两个中队，小县编组一个中队，武器兵饷由各县自筹，但须由县政府负责统筹，部队官长不得向民间摊派钱财，以免扰民。此项部队准备随时出动，配合正规军作战。当时委任安徽抗日自卫军司令，共有五路，以石寅生、岳相如、余亚农、宋邦翰、张节等分任各路司令，五战区长官部委我兼任安徽抗日自卫军总司令，理应配置僚属，成立总部，我为节省经费，乃就全省保安司令部的机构和人员，兼办自卫军业务，鼓励工作干部，一人做二人的事，以减轻民众负担。

安徽省政府各部门，本属平时行政机构，共有职员600余人，为适应抗战环境及财政支绌情况，节省开支（沦陷县份占三分之一，税收减少），实行裁员减费，只留职员300人，不仅缩减开支，减少财政上的困难，而机构紧缩，行动较灵便，亦能适应战时环境。

南京失陷，津浦铁路南段交通中断，第五战区战事紧张，敌机不断来六安袭扰，肆行轰炸，省政府大礼堂被机枪扫射，屋瓦乱飞，投中炸弹两枚，一颗落在县政府，一颗落在省府院内，被大树枝丫托住，没有爆炸，与我办公室相距咫尺，幸未伤人。当时省政府各机构，早已疏散于六安附近乡里，敌机虽常来轰炸，而行政工作，仍能照常进行。

南京失陷后，大局岌岌，第五战区台儿庄之捷，赖以支持数月，使上海前线退下的军队，得有整补的机会，长江上游各处要塞，得以从容布防。敌军复有新增援部队来到，又向徐州发动大规模攻势，我军不支，阵地向后转移，李宗仁退至阜阳，召廖磊、李品仙和我到阜阳开会，商讨今后的行动。我以在六安暂维政局，任务艰巨，刻已告一段落，且垂涎省政，大有人在，遂婉言辞职，仍愿回军队服务。李宗仁似有为难。我复言，我虽辞职，但仍负责将省政府全部迁至金家寨根据地，俟安排妥当后，再离开省府。当场未能决定，但我既决意摆脱政治，回六安后，乃嘱民政厅暨所兼各职的工作人员，准备办理移交手续。斯时，前线军队纷纷向后撤退，敌军亦渐向六安进逼，我遂令省政府各厅处向金家寨撤退，我作后卫最后出发。

省政府经过苏家埠，到了麻埠（距六安20多公里）暂住一日。此日发生一个惊人的消息，即随省政府行动的一个特务营，忽然叛变，此一凶讯传来，全府震惊。这时章乃器已任财政厅长，跑到我住所说：“听说叛兵要来抢银行，又要找财政厅要钱。”我安慰他说：“一切由我负责，你不必惊慌。”特务营直属于保安处，担任省府卫兵勤务，故随省府行动。此次叛变，因新任营长杨毅生（到差3个月），点名

发饷，第3连空额多，连长怕点名，居然跑到营部行凶，枪杀杨营长，这时正值全营官兵早晨出发之际，该连长即胁迫各连随同叛变，并说，营长打死了，要受到省政府惩办。官兵莫名其妙，相率出走，我得此消息，立即派员持我信件，分头前往各连，晓谕官兵，除第3连连长一人外，余均无罪，速回省府，勿误。各连官兵正在徬徨危惧之中，得我信件，有所保证，率队归来，只有第3连连长及一号兵畏罪逃亡。该连长（姓名忘记）河南人，原由镇嵩军调来特务营当连长，是刘镇华主皖时遗留下来的，这亦是军阀的遗毒，可惜杨营长（军校毕业）青年有为，到职后励精图治，整理营务，不幸丧命，亦可哀矣。特务营营副暨各连排长，率领全营士兵归来，我即令该营副升为营长，并集合全营官兵讲话，以安军心。该营平时在六安出操，我常往看操，官兵熟识，不无感情。李宗仁闻全营官兵，叛而复回，深为喜悦，亦来电嘉慰，并发给官兵犒金。一场风波安然平息。

省政府迁至金家寨，我电老河口（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）向李宗仁报告，安徽省政府迁治完毕，并继续申述辞职之意。李回电准我仍回48军任军长原职，省政府职务，暂交秘书长朱佛定代理。

我在金家寨省政府住了10天，开了几次省府会议，将一切事务处理完毕，遂离开省府，往就军职。回顾从政4月劳瘁异常，民政厅长是我本职，因代理主席，事务就繁重了，同时又以职务关系，兼职太多（计本兼各职八个），更形劳碌，每日天明即起，午夜方得就寝，加之助我理政干部缺少，省府内部组织又不健全，我因是代理主席，无权调整，诸多窒碍，困难重重，一旦卸责回任军职，专心整训部队，

筹谋抗战，身心轻快多了。

二、省治在金家寨（立煌）时期

这一阶段安徽政治情况是与第21集团军分不开的。朱佛定代理省政为时短促，不过维持现状。省政府迁至金家寨以后不久，六安县也沦陷了。战事日益紧张，日军西向武汉进攻，第21集团军奉命参加武汉会战，第48军及第7军均隶属21集团军，这时48军司令部已转至麻埠（六安县属），军部派队来接，我即随往麻埠就职。所辖3个师即贺维珍的172师；张光玮的174师；区寿年的176师。军司令部幕僚多是旧日袍泽，犹如家人兄弟一样，48军在桂林时，我任军参谋长，在上海抗战时我任副军长，现来麻埠任军长，已是三出三进了。

在麻埠驻扎不久，便奉命开往潜山、太湖、宿松及湖北黄梅一带，与来自南京向武汉进攻的日军作战，以阻其前进。及至广济，便进入防御阵地，参加保卫武汉大会战，与敌激战七昼夜，双方伤亡甚众，如以兵数对比，在上海作战是以五对一，武汉会战则以三对一。但由于我军武器装备、士兵体格训练以及作战指挥各方配合等等，均较敌军相差甚远。不过当时敢与日军对抗，以争胜负，这和“九一八”前后只有恐日病者，似不可同日而语。我军在各方面虽是不顾牺牲努力作战，但终以火力不如敌人，武汉终于沦陷。

1938年8月武汉失陷，第21集团军奉命留敌后，并以大别山区为根据地作游击战，以消耗敌人兵力。于是48军开回英山、霍山、六安一带驻扎，后来陆续扩展至10余县。军部在英、霍山间的深沟铺。第7军则分布鄂东黄安、麻城、罗田、黄冈一带，军部在滕家堡。其时总部尚驻在英山县城。日寇探知我军留置武汉后方，以大别山区为根据地，处在

南京、汉口之间，认为是心腹之患，乃派遣劲旅深入山区扫荡。经罗田第7军（军长张淦）避而不击，日军遂进攻英山。总部移往金家寨，这时廖磊已被任命兼任安徽省主席，仓促之间，弹药未及搬运，概行焚毁。临时又接到廖磊由金家寨来电话，谓日寇已至英山，仍继续前进，着速派队迎击。斯时176师师长区寿年驻霍山，138师师长莫德宏驻麻埠。我立即派176师丘清英旅赶往迎击，丘旅遇敌于英山河池镇，激战一昼夜，次日拂晓，我军另派部队迂回至敌后，举行反攻，敌军前后受敌，不支后退，我军跟踪追击，敌弃城逃跑，我遂收复英山。日军经此打击，亦深知山区地形复杂，攻守两难，此后只在大别山外围扰乱，不再冒险深入。

武汉会战后，廖、李两总司令争夺安徽省主席甚烈。廖以白崇禧的支持而获胜，李品仙遂率11集团军往襄樊一带布防，并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（另一位副司令长官是孙连仲）。廖、李原在唐生智军中同事，素有意见。廖性急，李阴险，两人形成水火，各立门户。幸各当一面，表面上尚可相安，抗战期中，广西军队的军需大权，操于总部。廖在总司令任内，所存军队节余兵饷，缴归广西增购军火。李贪财好利，军中节余，饱入私囊，廖常以此击讦之。廖来金家寨就任省主席，我辞民政厅长，仍留任省府委员，平时省政府会议，亦照常出席。这时陈良佐任民政厅长，章乃器任财政厅长，方志任教育厅长，蔡公望任建设厅长。省府人事主要分两派，相互斗争，极为尖锐，廖居其间，左右为难，在职不久即因病而死。

我自率军出发，与安庆敌军交战以及参加武汉会战有数月之久。当时天气炎热，忽雨忽晴，途中遇雨，日以为常，

全军官兵多发生疟疾。到了深沟铺后，我亦大发疟疾，还未告痊，廖磊即命我率部队两团往皖北各沦陷区，代表省府宣抚民众。此行以代表省主席名义出巡，对不称职的县长，可随时撤换报省备案，我自六安出发至保义集，距寿县20公里，忽患咯血症，在寿县延西医诊治，据云疲劳过度，须要休息。我恃体质素强，任务紧迫，休息一星期，即由寿县出发，经颍上至阜阳，适遇第五路抗日自卫军司令余亚农，由金家寨回防，行至三河尖地方，被广西一位游击司令(姓黄)扣押，并劫去饷银。我得知此情后，尽力救援，并派一位广西籍参谋前往黄部，接护余亚农来阜阳，仍令回亳州任自卫军原职。继之我又由阜阳巡视太和、亳县、蒙城、涡阳、怀远、颍上诸县，经正阳关到霍邱。皖北各县自卫军，多系我在六安代理主席时所编成的，作战时尚能协助正规军作战，及地方沦陷，亦能随同县长转地进行游击战。日军退出，仍迁回原县治所在地，维持地方秩序，俾县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。时隔数月，沧桑屡变，当时地方经过沦陷，残破局面触目皆是，最突出的是淮北大水，人民惨遭荼毒，这时民众只知黄河决口，万恶敌寇可恨，事实是蒋介石在撤军时为阻止日军前进，命令花园口决黄所致，大水为灾，生灵涂炭，田庐牲畜，损失不计其数，人民所受的灾难，深于敌寇劫袭，非身临其境，不能洞悉民众的疾苦。我初亦无所知，瞥见遍地大水，深为诧异，到处都是鱼虾，民众多赖以充饥，既无食油，又无柴草，煮食为艰，生民疾苦，不忍卒述。皖北各县经过沦陷，宵小之徒，多乘机而起，地方治安亦因而破坏。我未到霍邱之前，即闻人言啧啧，由正阳关过了淮河，即接到地方人士来信言，霍邱县遍地是匪，民不聊生，请求

拯救。及到县城，听说城内每日午后四时，街上亦即无人行走，城外枪声，若断若续，终日可闻，真是盗匪世界，暗无天日。我到县城，只见县长，不见自卫队大队长刘子健，县长初言他有病，嗣经细谈，方知刘子健因畏罪不敢来见。我囑县长转告他不要害怕，既为地方官吏，有上级长官到县，就应该前来谒见，才是道理，好容易说服了他们。次日刘子健来见，我叫他明早八时，带领全大队官兵到某处集合，听候训话，刘欣然应诺而去。本晚有一位地方公正士绅（是一位前清翰林）来我住所谈话，请求拯救人民。次早我即派赖旅长代表前往集合地处理一切。赖旅长按照我指示如法进行。约两小时，赖旅长带同刘子健等前来，我即宣布其罪状，仍交军法处秉公讯办。计有刘子健等十七名，皆犯盗劫杀人重罪，应处以死刑，随即依法执行，张贴布告，宣布其罪状，全县称快。刘子健本是河南某军阀的一个马弁，因抗战军兴，夤缘而得县自卫队大队长，遂在地方横行不法。县长受其胁迫不敢过问，刘乃借自卫队为护符，干着盗匪勾当，公然抢劫，杀人越货，无法无天。刘个人即积有资金20万元，其党徒亦罪行累累。我住霍邱两日，将自卫大队全部缴械，彻底改编，俟一切办妥，方启行往六安。居民以我能除暴安良，在我启程之日，颇为留恋，我亦受到群众鼓舞，极为感动。到六安视察后，即回金家寨省府复命。廖主席对霍邱案件的处理，深表同意。

廖磊莅任之始，尚能励精图治，埋头苦干，提倡树立俭朴风气。同时亦有狡黠者，投其所好，穿草鞋，打绑腿往谒主席，廖乃委以县长。及至有人揭穿其诈伪时，则又收回成命。在金家寨办有干部训练班，廖兼主任，与我在六安北大

营所办的干训班内容相同。这个训练班，直到李品仙主皖时仍在继续中。

安徽抗日自卫军是在六安时发动起来的。武汉会战后，白崇禧欲就此基础，加以整编，改为游击部队，嘱我主持，我因不愿离开正规军，婉言辞谢，遂由廖磊兼任。廖由桂省调用的人员，多系广西绿林或弁护出身，作战勇敢，纪律甚差。来皖省担任游击司令者，住在大别山外围地区，对原有的自卫军司令及各级官员全部更换。自卫军本身都带有地方性，枪枝亦多私有，一旦人事变动，军心涣散，新委司令亦不善掌握，遂变为抗战不足、扰民有余的地方武装。嗣因各县长相继向省府反映，都不愿负担游击经费。廖磊病故后，省务会议即决议撤消游击部队组织，所有士兵及枪枝仍分别交还地方，编为县自卫队。

抗战时期，中央在重庆组织参政会，由各省区保荐参政员。各省组织省议会，则由各县推选省参议员。安徽省参议会在金家寨成立，推举江晔（字形侯）为议长，尚能按时开会。安徽省，中隔长江，有皖北皖南之分。抗战不久，长江航运为日军所控制，常有敌舰往来梭巡，交通梗阻，省政管理极感不便，特设立渡江管理机构，附有少数武装，维护南北交通。每当夜晚，乘敌不备，派船渡江，主要得力于民众的帮助，往返尚为便利。这时（1939年）廖磊提倡节俭苦干，兼之币值与物价平稳，军政人员生活安定，多能秉公守法，从事抗战工作。

廖磊以操劳过度，得脑溢血而死。死后由省政府拨给3万元作为治丧费，后以建墓费用不足，又追加2万元。墓在金家寨响山寺后山上，立有碑石。